

顯行靈蹟者伊望大主教

20世紀最偉大的聖人之一——上海及舊金山大主教

聖伊望·馬克西莫維奇生平及聖蹟

亞歷山大（米蘭特）主教著



China Orthodox Press

香港 2015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РАТСТВО
ВСЕХКИТАЙСКИХ СВЯТЫХ



正教會中華諸聖會

Orthodox Fellowship of
ALL SAINTS OF CHINA


本譯文經正教會中華諸聖會翻譯委員會審核通過
(6-1-250315)

Approved by the OFASC Commission on Translation
(6-1-250315)

目录

聖伊望的講道辭.....	5
童年.....	5
貝爾格萊德.....	8
上海.....	12
巴黎.....	22
舊金山.....	25
聖人的離世.....	31
結語.....	36
小讚詞.....	39
第五調.....	39
副讚詞.....	40
第二調.....	40
向上海及舊金山的聖伊望的祈禱.....	40
聖伊望近期顯行的一些奇蹟.....	43

聖伊望的講道辭.....	47
論人的墮落	47
論聖潔.....	49
積攢在天的寶藏.....	51
教會，基督的身體	53
十字聖架，萬有的保護者.....	63
「正教」一詞的含義是什麼？	68
原版版權信息：	70



聖伊望的講道辭

「聖潔絕非僅僅是美德。聖人的靈性已甄高峰，上帝傾注在他身上的恩典流溢給所有與聖人接觸的人們。聖人在靜觀上帝之榮耀時心懷著極大的屬天喜樂。聖人滿懷著對上帝和人的愛，詳查人們的需求，在上帝前為人們轉求，並幫助那些尋求指導的人們。」

伊望主教如是描述古時的聖者，同時他也概述了他自己的靈性高度，在我們這個時代，他的靈性高度已躋身最偉大的行列中。



童年

1896年7月4日，伊望主教生於南部俄羅斯哈爾科夫省阿德莫夫卡（Adamovka, province of Kharkov, southern Russia）

的一個小村莊裡。他屬於小俄羅斯（Little Russian）一個名為馬克西莫維奇的貴族家庭，托波爾斯克的聖伊望也出自這個家族。他受洗時被賦予米哈伊爾（Michael）的聖名，總領天使米哈伊爾便成了他在天的保護者。他小時候孱弱不堪，每日飲食不多。

1907-1914年，聖人在波爾塔瓦軍事學院（Poltava Military School）接受了中學教育。畢業之後，聖人進入了哈爾科夫皇家大學（Kharkov Imperial University）法律系，並趕在布爾什維克黨人佔領當地之前於1918年畢業。

主教在成長時期生活的哈爾科夫是神聖俄羅斯¹（Holy Russia）的一座典型城鎮，年輕的米哈伊爾受到了神聖啟示的影響，在當地瞭解到了他將來要度過的生活是怎樣的。兩幅顯行靈蹟的聖母像，奧瑟良斯克聖母像（Oseryanskaya）和葉列茨聖母像（Eletskaya），每年會在兩次禮儀遊行期間

¹ 神聖俄羅斯：昔日對俄羅斯在民間傳說、民歌等用的基督教名稱。“神聖俄羅斯”是象徵性的、對東正教的俄羅斯國家及其子民們的名稱，意為俄羅斯東正教人民是上帝所特選的。這個名稱反映了舊約裡“選民”和把俄羅斯視為“新以色列”的概念。

從修道院移奉到聖母安息大教堂（Dormition Cathedral）。在聖母帡幪修院（Protection Monastery）的祭壇下有一個繪有壁畫的洞窟，供奉著聖麥勒提·萊昂托維奇（Archbishop Melety Leontovitch）大主教的聖髑，聖麥勒提1841去世後向在棺前舉行亡者安魂祈禱（panikhida）的人們顯行了奇蹟，幫助了他們。大主教在世時也因為他的嚴厲克修生活——尤其是戒絕睡眠——而受到尊崇。他在夜間矗立，高舉雙臂忘我祈禱。他也預知到了自己離世的時日。大家都知道，年輕的馬克西莫維奇對這位牧者崇奉有加。

如今，大家看到伊望主教和哈爾科夫的這位聖人有三點很相似：主教四十年未曾臥床休息；他預見了自己的離世時間；1994年被榮耀宣聖之前，他的遺體一直安放在一座大教堂特殊的墓穴祈禱所中。人們幾乎每天都會在墓前唱誦亡者安魂祈禱，尋求聖人幫助的人們在棺前誦念聖詠。這真是奇妙情形：神聖俄羅斯的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今美國。

當主教還在哈爾科夫大學時，他閱讀聖人生平的時間比參加課程的時間更多，不過他依然是一位優秀的

學生。顯然即便是在那個年代，他對聖人們的效法也出了名，因為當時最偉大的教會人物哈爾科夫大主教安托尼（Anthony）（隨後成了都主教安托尼·赫拉博維斯基/Metropolitan Anthony Hrapovitsky，俄羅斯域外教會的奠基人和首位總主教）花了不少時間和當時的伊望交往，接近這位年輕人並塑造、指引他的靈性生活。



貝爾格萊德

1921年俄國內戰期間，米哈伊爾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逃到了貝爾格萊達（Belgrade），他和他的兄弟們進入了貝爾格萊德大學。一位兄弟從技術系畢業，成了一名工程師，其他人則從法學系畢業，供職於南斯拉夫警局。主教自己於1925年從神學系畢業。在他還是學生的時候，他靠賣報紙為生。

1924年，都主教安托尼安在貝爾格萊德的俄羅斯教堂按立米哈伊爾為誦經士（reader），安托尼都主教繼續影響著他，而米哈伊爾則對上級表示了極大的尊敬忠誠。1926年，安托尼都主教為他剪髮成為修士，賜他聖名伊望以紀念主教遠親托波爾斯克的聖伊望（馬克西莫維奇），並按立他成為米爾科夫修道院的修士輔祭（hierodeacon）。同年11月21日，主教被按立為修士司祭（hieromonk）。

比托城（Bitol）隸屬奧赫裡德教區。當時牧養教區的主教是尼古拉·維利米洛維奇（Nicholas Velimirovich），他是一位著名傳道者、詩人、作家和正教民間運動（或稱，人民祈禱運動，Orthodox people's movement, or Movement for prayer）的發起人。他和安托尼都主教一樣欣賞並珍愛年輕的修士司祭伊望，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對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他不止一次地說：「想看活著的聖人，就去比托看看伊望神父吧。」

確實，大家都開始發現，這是一位極其超凡的人。他的學生們開始發現主教克修最大的功行。他們

發現最初聖人會一直等到所有人都入睡，然後夜間巡行宿舍，撿起被踹掉的毯子，為那些毫無察覺的人蓋上，為他們劃十字祝福。最後他們發現聖人基本上不睡覺，更是從來不沾床榻，每晚基本上只讓自己坐著，以不舒適的姿勢睡一兩個小時，或者俯伏至地在聖像前祈禱。多年後他自己承認，自從修道以來，他就沒躺在床上睡過了。這樣的克修實踐實在罕見，許多正教傳統並沒有這樣的方式。

約旦穀聖三一修道院大主教阿維爾基，還有後來喀爾巴阡俄羅斯（Carpatho-Russia）的一位修士司祭都講述了神學院學生對修士司祭伊望的深刻印象。當學生們休假回家時，他們都會提到他們那位不停祈禱、每日參加事奉聖禮或至少領聖體血、守嚴齋、從不躺下休息並有著真正教父般慈愛的超絕導師，他不斷地啟發著他們基督信仰和神聖羅斯的崇高理想。

1934年，修士司祭伊望被推選為主教。主教自己並沒料到這點。一位認識他的女士講述了當時是如何在貝爾格萊德一輛電車上遇到他的。他告訴女士他是因為有點事情搞錯

了才來到這座城市的，一定是和另一位要受主教神職的修士司祭伊望搞錯了才被派到這裡來的！當女士第二天看到他時，他告訴女士情況比他想的還糟：教會就是要給他授主教神職！他儘管絕對抗議這個決定，因為他有語言缺陷而且發音不清，但收到的回復是：先知摩西（Moses）也有一樣的毛病。

按立儀式於1934年5月28日舉行。主教是安托尼都主教按立的眾多主教的最後一位。這位可敬的牧者在一封寫給遠東的大主教迪米特裡（Dimitry）的信中表露出了對這位新主教的極大尊敬。主教自己拒絕了前往中國的邀請，他寫道：「我親愛的朋友啊！我已經太過老邁不堪旅行了……我派遣一位親切如我靈魂、我心靈般的伊望主教代替我。這位矮小孱弱的人看起來就像是個孩子，他簡直就是我們這個靈性崩壞的時代堅定嚴謹克修的奇蹟。」

主教隨後即被任命牧養中國上海教區。



上海

11月下旬，聖母進殿節，主教抵達上海，發現那裡等著他的是一座未完工的大教堂和一場管轄權爭端。他首先著手恢復教會的合一。他與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烏克蘭人建立了聯繫。他非常重視宗教教育，定下規矩要求上海所有正教學校的慕道班都要有口頭測試。他立即成為了多項慈善和仁愛團體的保護人並積極參與其中，尤其是看到從蘇聯逃出來的信徒們困境後他更加關注這項事業。他從來不會受邀去和富人飲茶，卻總是出現在任何需要他的地方，不論寒暑。他為孤兒和窮困家庭的孩子們組建了收容所，並將收容所奉獻給一位備受他尊敬的匝東斯克的聖提弘（St. Tikhon of Zadonsk），以求他對孩子們施與天上的庇護，因為這位聖人十分喜愛孩子。主教自己則收容上海街上流浪和貧民窟裡生病挨餓的孩子們。一開始聖人收容了八個孩子，隨

後孤兒院曾一度同時收容了超過100個孩子，總共收容過1500多個孩子。共產黨進入上海時，主教把整個孤兒院遷移了，最初遷至菲律賓某島上，隨後遷至美國。

很快教民們就都知道了主教是個偉大的克修士。聖人克修的核心便是祈禱和齋戒。他每天只在中午11點吃一頓飯。在大齋期的第一週和最後一週則不吃任何東西，其他日子還有聖誕齋期中他只吃禮儀餘下的祭餅。他一般在祈禱中度過一個又一個的夜晚，在最終困倦不堪時會把頭磕在地上草草睡幾個小時，直到黎明。到了舉行向晨課（Matins）的時候，有人會敲門提醒主教，卻沒有回應。推開門，他們發現主教最終扛不過困意蹣跚在地板上的聖像一角。只要拍拍他的肩膀，他就會立刻跳起來，幾分鐘後就會在教堂主持禮儀了——冷水總是沿著鬍鬚順流而下，不過看來挺提神的。

主教主持教堂每日早晚的禮儀，即便生病時也不曾停止。他每天都舉行事奉聖禮，如果有什麼原因不能舉行聖禮，那麼他至少要領聖體血，他就這樣他過了一生。他不論在哪裡都不會錯過任何一次事奉。有人講過，有一次，

「主教的腿嚴重浮腫，醫生會診後害怕會導致壞疽，安排他立即住院，可是主教立即拒絕了。俄國醫生們只好告訴堂區議會他們不對這位患者的健康承擔任何責任了，就算是威脅到性命他們也管不了。堂區議會的成員們不停地懇求聖人，最後威脅再不同意就硬拉著他去住院了，聖人才勉強同意，舉揚聖架節（Exaltation of the Holy Cross）前一天早上，他被送往一所俄國醫院進行治療。可節日當天不到六點，主教又一瘸一拐地徒步來到大教堂舉行事奉。一天之內，他所有的浮腫都消失了。」

主教不斷的自我克修源於對上帝的敬畏，他在古代教會和神聖俄羅斯（Holy Russia）的傳統中形成了這樣的思想。據奧麗加·斯科皮琴科（Skopichenko）講述，隨後又發生了一件事，證明瞭他對基督勇毅不屈的信仰，很多來自上海的教民也證實了這件事。

「曼施科娃太太（Menshikova）被一隻瘋狗咬了。她要麼是拒絕打狂犬病疫苗，要麼就是沒把這事當回事……總之她患上這可怕的病了。伊望主教發現了

這事，然後拜訪這位垂死的女人。他給這位太太領聖體血，可這時她開始出現狂犬病的症狀了，太太開始口吐白沫，同時把剛領下的神聖恩賜吐了出來。這聖物可不能就這麼吐出去了。主教把嘔吐物撿了起來，把吐出來的神聖恩賜放進了自己的嘴裡。那些和他一起的人們喊道：「主教，你在幹什麼啊！狂犬病可是傳染性極強的啊！」不過主教沒有理會，他回答道：「不會有什麼的，這是聖物。」當然，確實什麼事也沒發生。

現在，大家都知道主教不僅是一位義人和克修士，而且還和上帝十分親密，被賜予了神視和以祈禱醫治別人的恩賜。一位親歷者莉迪亞·劉（Lidia Liu）的講述見證了主教的靈性高度。「主教來過香港兩次。很奇怪，不過那時候我不認識主教，我給他寫信希望他幫助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信中還提到了一些個人的靈性情況，卻從來沒收到過回應。一年過去了。主教來到了香港，我當時在去拜訪他的人群中。主教轉向我然

後說：『是你寫的信！』我震驚了，因為主教之前壓根本就沒見過我。隨後壘禱儀軌（moleben）開始了，然後主教站在講道臺前開始佈道。我站在我母親旁邊，我們兩個人都看見主教身上散發著光芒，一直照到臺前——光芒足有一英尺寬。講道結束了，被這樣不尋常的異象震驚的我告訴大家我們所見的，他們回答：『是啊，很多信眾都見到了。』我的丈夫當時站得稍微遠了點，也看到了這道光。」

類似的事情在1939年也發生過，那時一位女士遭受了不少苦難，開始喪失了信仰。有一次，主教舉行事奉時，她走進了教堂，在祝聖聖體血時親眼看見了一股火苗就像一大簇鬱金花一般從聖杯中湧出來。這次奇蹟之後，她重新燃起了信仰，並開始誠心為她衰減的信仰懺悔。

主教也會拜訪監獄，為罪犯們舉行事奉聖禮。有一次在上海，伊望主教被請求為俄國醫院裡一位垂死的人施與聖體血。這次他帶上了另一位司祭。他到達時看到了一位二十歲左右善於交際的年輕人正

在吹口琴。這位小夥子明天就要出院了。伊望主教把他叫來說：「我現在要給你施與聖體血。」年輕人立即告解了他的罪過然後領受了聖體血。司祭很吃驚，問主教為什麼不去為那位垂死的人施與聖體血，而在這位顯然很健康的年輕人這裡逗留呢。主教回答道：「他今晚就會離世，而另一位重病的人還將活上許多年。」果然，一切都如聖人所預見的那樣發生了。

主教喜歡去看望病弱者，時常去拜訪他們，聆聽他們的告解並施與聖體血。如果病人的情況變得危急了。主教會不分晝夜隨時在病人床前祈禱。這是主教祈禱帶來的奇蹟中的一個，它確鑿無疑，由上海的醫院（County Hospital）記錄在檔。

L·D·薩德科夫斯卡婭（Sadkovskaya）很癡迷賽馬運動。有一次她從馬背上摔下來，頭部撞到了一塊石頭然後失去了知覺。她在昏迷中被送往醫院。大夫會診之後一致認定她的情況基本上沒救了，看樣子基本上活不到早上。她的脈搏幾乎消失了，顱骨斷裂

移位，一塊碎骨壓迫到了大腦。這種情況下她有可能死在手術臺上。即便她的心臟能夠承受手術，而且手術取得成功，她也很可能會失去聽覺、觸覺和視覺。

她的姐妹聽到這個消息後絕望地衝到伊望主教那裡，懇求主教救救她的姐妹。主教同意了。他前往醫院，要求所有人離開房間，然後祈禱了約兩個小時。隨後他把主治醫師叫來，要求他再次檢查患者。大夫十分驚訝地發現患者的脈搏正常了！他答應馬上組織手術，不過必須有主教在場。手術很成功，讓大夫更驚訝的是，手術後患者恢復了意識並要水喝。隨後她很快出院，然後生活如常度過了多年。

主教也拜訪監獄，為罪犯們在簡陋的桌子上舉行事奉聖禮。但是對於一位牧者來說，最艱難的還是拜訪患有精神疾病和附魔的人——主教能準確地區別兩者。上海郊區有一座精神病院，只有主教一個人能夠有能力和這些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打交道。他為他們施予聖體血，然後很驚奇地，這些病人平靜地領

受然後傾聽聖人的講話。他們總是盼著聖人來拜訪，見到他時總是滿懷喜樂。

主教有著很大的勇氣。日軍佔領期間，日本人用盡辦法試圖讓俄羅斯租界服從他們。俄羅斯僑民委員會（the Russian Emigrant Committee）的領導受到了直接的壓力。兩位委員會的理事長極力試圖保持獨立，但是最後都被殺害了。俄羅斯租界充滿了困惑和恐懼，那時伊望主教無懼那些屈從於日本人的俄羅斯人的警告，宣佈自己暫時接管俄租界。

日軍佔領期間，晚上在街上閒逛是很危險的，大部分人天尚未昏黑便回家避禍。然而，主教從不在乎危險，只要需要，他繼續隨時在夜間拜訪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他也從未受過刁難。

上海的一位聲樂教師安娜·彼得羅夫娜·盧什尼科娃（Anna Petrovna Lushnikova）教給主教一些控制呼吸和發音的辦法，從而讓他的文辭更精妙。每次課程後主教都會給她20美元。1945年戰爭期間，安娜受了致命傷，然後很

幸運地被送往一家法國人開的醫院。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她覺得她自己要去世了，於是開始懇求護士叫當時遠在法國的伊望主教來為她舉行聖體血禮儀。戰時的情況迫使醫院夜間大門緊鎖，因此護士拒絕了這個請求。安娜·裴特若芙娜只好孤身一人，她不停地呼求主教的名字。突然，在晚上11點左右，主教出现在了病房。安娜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問主教是不是在做夢，還是主教真的來了。主教笑了，為她祈禱並施與了聖體血。領受完後，她安靜了下來，然後沉沉睡去。次日清晨她覺得神清氣爽，再無疾病之感。沒人相信主教晚上拜訪了安娜·裴特若芙娜，因為醫院晚上有嚴密守衛。然而，同室的病友作證，她也看到了主教。最讓安娜驚訝的是在枕頭底下發現了20美元的支票。主教留下了他拜訪過的物證。

大司祭格奧爾基·拉林（Archpriest George Larin），曾在做過主教的襄禮員（altar boy），他講道：「儘管主教很嚴厲，但所有襄禮都很喜愛他。對我來說，主教就是我在所有方面力圖效法的楷模。因此，在大齋期中，我也跟著

他一起，不在床上睡覺，而匍匐在地板上，並且不和家人一起吃常餐，而獨自把麵包和水嚥下去……我的父母很擔憂，把我帶到主教那裡。這位長上聽了我父母的話後，吩咐保衛去商店買香腸回來。長上聽了我不願意打破大齋期規矩的哭訴，勸告我還是把香腸吃了，然後說：『記住服從父母永遠比個人的功績更重要。』『那，主教，我該怎麼繼續過下去呢？』——我這麼問其實是想怎麼也得給自己加點『特別的』規矩。——『在教堂你以前怎麼樣現在繼續，在家按著父母說的去做。』我還記得，當時聽到主教沒有給我安排任何『特別的』規矩時是多麼沮喪。」

共產黨進入後，中國境內的俄羅斯人被迫再次逃難，大部分人都途徑菲律賓島。1949年，近5000來自中國的難民都生活在國際難民組織（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在菲律賓圖巴包（Tubabao）修建的帳篷中。這座小島位於太平洋季節性颱風的必經之地。在帳篷生活的二十七個月時間，這座島只有一次受到颱風威脅，並且最終轉向，然後吹向其他島嶼。

當俄羅斯人向當地菲律賓人提起對颱風的擔憂時，菲律賓人回答，根本沒必要擔心，因為「你們的聖者每晚都會在四角祝福你們的帳篷呢。」這些人指的正是伊望主教，因為伊望主教在的時候，颱風從未襲擊過島嶼。在帳篷中的難民幾乎全部撤離，人們都在別處安居（大部分居住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後，一場可怕的颶風來襲，將幾乎所有帳篷破壞殆盡。



巴黎

主教自己前往華盛頓迎接他的僑民。相關法規終於變化，幾乎所有難民都前往新世界了——這又得感謝主教。僑民這次出中國終於圓滿完成。1951年，又有了新的地方讓伊望主教來施展他的牧養工作：西歐主教區主教公會決定派遣主教前往巴黎，隨後前往布魯塞爾。他現在成為了俄羅斯教會高層的一員，紐約的主教公會開會時經常邀請他參加。

在西歐，主教不僅像在上海那樣不知疲倦地對流離的俄羅斯人關懷備至，也對當地居民勞心勞力。他接過了荷蘭和法國正教會的管轄權，保護他們，鼓勵當地正教的發展。他為荷蘭人和法國人舉行事奉聖禮，就像當年為希臘人和中國人舉行一樣，隨後他也用英語進行事奉。

主教對教會的聖人充滿了熱忱和興趣，他對諸聖的瞭解似乎已經無窮無盡了，但這時他將目光拓展到了拉丁教會偏離正教會前的西歐聖人們，許多聖人只在當地紀念，沒有任何正教教歷紀念他們。主教收集了這些聖人的生平和聖像，隨後交付給主教公會一張長長的名單。

E·G·切爾特科娃太太（E. G. Chertkova）回憶主教在西歐的這段日子說：「他在巴黎附近的少年軍團（Cadet Corps）大樓住時，我經常去拜訪他。他在頂樓有間小修道室。修道室裡面有張桌子，一把扶手椅和幾把椅子，角落放著聖像和擺著書的誦經台。精舍裡沒有床，因為主教從來不躺下睡覺，而是斜靠在一根頂部有十字橫桿的高桿上祈禱。有時候他跪下祈禱。他要是俯伏在地，就會保

持那個姿勢在地上睡一小會。他就這麼克修啊！有時候我們正在談話，他好像都打瞌睡了。可我停下時他又會立刻說：『繼續，我聽著呢。』」

「因為我們教堂好久都沒常駐司祭了，有一次另一個堂區的司祭來主持晚禱。整場禮儀只持續了45分鐘（一般要兩個半小時）！我們嚇壞了！那麼多部分的晚禱都被省略了，於是我們決定告訴主教。我們希望他會施加影響，讓司祭遵從正教事奉古已有之的規矩。但是主教和藹地笑了，告訴我們：『取悅你們真難啊！你們嫌我拖得太久，而他又太短！』他用這樣的仁慈和溫柔教導了我們不要去論斷。」

除了正教信徒之外，主教聖潔的名聲也在非正教徒之間傳開了。巴黎的一個天主教堂中，一位司祭用這樣的言辭努力啟發他年輕的羊群們：「我為什麼還要給你們神學的證據呢？巴黎當今就行走著一位聖人啊，他就是聖讓·努斯·皮耶（即赤腳的聖伊望）。」許多人都見證了大主教伊望在西歐通過祈禱施行的眾多奇蹟。

V·D說道：「很多人都知道，不需要去請求主教拜訪誰。主自己就會表明他要去哪裡拜訪誰。法國醫院裡許多人都知道伊望主教，而且主教在任何時候都被允許進入醫院。而且，主教總是能準確無誤地前往需要他的地方。我的兄弟傷到了頭被送往醫院。X光顯示頭骨大片骨折。他的眼睛腫脹充血，情況危急。主教並不認識我的兄弟，卻在醫院裡找到他，為他祈禱並施與了聖體血。當我兄弟接下來進行X光檢查時，骨折卻消失了。我的兄弟恢復非常快。大夫都驚呆了！」



舊金山

在俄羅斯域外教會眾主教區中最大的是舊金山教區，主教一生的至交提弘大主教因為健康原因退休，因此那裡沒有了主教，新的大教堂建設戛然而止，俄羅斯僑民間也發生了激烈地爭論。為了回應那些早在上海就熟識的舊

金山數千俄國教民的迫切請求，作為唯一一個有能力恢復和平的人，1962年伊望大主教被主教公會派往管理分崩離析的團體。1962年11月21日，聖母進殿節（Feast of the Entrance of the Mother of God into the Temple），在出任上海主教28年後祂來到了自己新的任所。

在主教的指導下，和平又恢復了，團體的混亂結束了，大教堂也完工了。然而，即便是作為和平締造者的主教也被攻擊了，誹謗和流言聚焦在他身上。他被迫出席公共法庭，來駁斥教區公議會對他財務上欺詐不誠的無端控告——這是對教會法的公然蔑視。雖然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被豁免，卻導致主教晚年飽受流言和迫害的困擾，他毫無怨言地回應質疑，從不論斷任何人，泰然自若。

主教終其一生都保持了對教會的忠實事奉。對於那些熟知他的人來說，主教兩方面品質在晚年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他對教會和上帝律法的嚴謹。

10月底西方教會慶祝諸聖節。民間傳統是在節日的前夜那些黑暗的精靈們會慶祝他們自己的混亂之節。這種「

慶祝」在美國被稱作「萬聖節」，它成了孩童打扮成巫婆、惡鬼、幽靈和一切與黑暗勢力有關的角色互相惡作劇的日子——這真是對基督教的一種邪惡的嘲諷。一群俄羅斯人在這天舉辦了萬聖節舞會，此時，在舊金山大教堂正舉行徹夜祈禱禮儀（All-night Vigil），有一批人缺席了，主教感到非常悲傷。禮儀之後主教去了舞會那裡，那時舞會還沒結束。他攀上階梯，進入舞會，所有舞會裡的人都驚呆了。音樂停止了，主教一言不發，看著慌亂的人群，故意拄著拐杖緩慢地巡行整個大廳。他一言不發，也不需要說什麼。主教的眼神就足以讓所有神經緊繃起來，這從大家驚慌失措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來。主教默默地走了，第二天他在教堂發出了他的義怒，充滿熱誠地呼籲所有人忠心於基督徒的生活。

不過主教的羊群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嚴厲，而是他的溫和、喜樂，甚至是我們熟知的聖愚者²。

² 神聖俄羅斯：昔日對俄羅斯在民間傳說、民歌等用的基督教名稱。“神聖俄羅斯”是象徵性的、對東正教的俄羅斯國家及其子民們的名稱，意為俄羅斯東正教人民是上帝所特選的。這個名稱反映了舊約裡“選民”和把俄羅斯視為“新以色列”的概念。

他最受歡迎的一幅相片捕捉了他聖愚特性的某些方面。大家發現他特別善於和孩子們打交道。事奉之後他都會和侍奉他的男孩們一起互相開玩笑，笑容滿面，開玩笑地用手杖敲打不聽話的人的頭。有時教堂的神職人員們會在事奉中驚慌地看到主教彎下腰和一個小孩一起玩耍！當然這從來不會發生在至聖所內。在節日期間用聖水祝福大家時，他不會向別人一樣把水灑在頭上，而是直接灑在臉上（有次有個小女孩尖叫：「他要噴你啦」），誇張地眨眨眼睛，不管有些位高權重的人的一臉狼狽相。孩子們特別喜歡他，儘管主教對他們經常很嚴格。

安娜·哈迪麗娃（Anna Hodyriva）回憶道：「我的姐妹克塞尼亞·亞羅芙伊（Xenia Yarovoy）住在洛杉磯，有隻手疼了很長時間。她找過內科大夫，試過家庭療法，卻沒什麼效果。她最後決定去向伊望主教求助，向遠在舊金山的他寫信。過了些時間，她的手好了，也就把先前的病痛忘了。有次她拜訪舊金山時前往大教堂參加事奉。事奉的末尾伊望主教高舉十字架讓眾人親吻。一看到我的姐妹他

就問：『您的手怎麼樣了？』主教可是第一次看到她啊！他是怎麼認出她還知道她就是之前手疼的那位啊？」

安娜·S回憶到：「我和我的姐妹穆希亞（Musia）出了意外。一個喝醉的年輕人朝我們這邊晃過來。他猛地撞上了我姐妹坐的那邊門。我們叫了救護車把她送往醫院。她的情況非常危急——一個肺被穿透了，肋骨也斷了，這讓她極度痛苦。她的臉浮腫得厲害，什麼都看不見。當主教拜訪她時，她用手指撐開了眼瞼，一看見他就接過並就親吻了他的手。因為氣管被切開，她已經不能說話了，歡喜的眼淚卻止不住流出來。主教探望她數次後，她開始好轉了。有次主教進入病房並宣佈：『穆希亞現在感覺很不好。』然後他走進穆希亞，合上床邊的窗簾，為她祈禱了很長一段時間。在他祈禱時我們碰見了兩位內科大夫，我們問大夫她情況如何，要不要把她在加拿大的女兒叫回來？（我們還沒告訴她母親出了車禍）內科大夫回答說：『叫不叫家人是你們的自由——我們不敢保證她能

撐到早上。』感謝上帝，她不僅撐過了那一夜，更痊癒並返回了加拿大……我和家人都堅信是伊望主教救了穆希亞。」

主教的一生都以靈性生命的標準作為引導，如果他的一些行為超出了常理，那是為了把人們從靈性的惰性中拽出，提醒人們有一個遠比世間的判斷更高的審判。主教在舊金山期間的一件卓越之事（1963年）揭示了他諸多的聖潔品質：專一忠誠的信仰帶來的靈性勇毅、對未來的預見和以靈性眼力洞穿空間束縛的能力以及祈禱的能力（已經毫無疑義地施行了許多奇蹟）。這次事件由莉迪亞·劉太太見證，她的話也被文中提及的T先生證實。

「在舊金山，我的丈夫在車禍中受了重傷。他失去了平衡，吃了不少苦。這時主教也遇到不少問題。我知道主教祈禱的效力，想：要是我要求主教來探望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就可以痊癒了。但是我害怕主教太忙來不了。兩天過去了，主教由B·T先生載著突然來拜訪我們。主教和我們呆了差不多五分鐘，但是我相信我

的丈夫一定會痊癒。當時他的健康狀況是最差的，主教拜訪之後他的健康就開始好轉，之後活了很多年。他已經年紀很大了。隨後我在一次教堂會議中見到T先生，他告訴我他當時正載著主教去機場。突然主教對他說：『我們去劉太太家吧。』他知道我們要是轉回去就要遲到了，當時沒有時間掉頭回去了。主教說：『你能承擔一個人的性命嗎？』T先生沒辦法只好載著主教到我們家。不過，主教最後也沒延誤班機。」



聖人的離世

對於那些熟識並熱愛主教的人們來說，聽到他突然離世消息的第一反應都是：這怎麼可能！這不僅僅是因為噩耗的突然性，更是這位堪當教會的基石的聖者總是能親近他的羊群，他們已經不自覺地認為他永遠都會這樣！從來沒有一刻人們不會向他尋求建議和安慰！

不過，在某種意義上，在靈性的意義上，他的確永遠可以為大家提供建議。但是這個世界的另一個現實就是人人都會去世。主教也準備好了面對這個現實。

聖人曾經在1966年春天和他曾經生活過的孤兒院的管理者提到一次教區會議，這次會議要在三年後才舉行，他說：「我那會兒就不在了。」據都主教菲拉列特（Philaret）講述，1966年五月，一個認識主教十二年的女士做的見證「完全值得採信」。當聽到聖人說「我很快就要離世了，就在6月末尾——不在舊金山，會在西雅圖」時，她非常吃驚。

還有，在他前往西雅圖的前夜，也就是離世前四天，主教為一個人舉行了墾禱儀軌，對他說：「你以後再也無法親吻我的手了」，這個人也震驚了。去世當天，即在1966年7月2日他去世前不久，他舉行完事奉聖禮的末尾，在至聖所內花了三個小時祈禱。他之後在自己緊鄰教堂的教區大樓的房間裡去世。大家聽見他倒下了，於是跑過去把他扶坐在椅子上，他就在顯行靈蹟的庫爾斯克之聖母

“預兆”聖像（Kursk Icon of the Sign）前，平靜地嚥下最後一口氣，並未遭受明顯的痛苦。

在教會追奉大主教伊望為聖人前，他的遺軀被存放在舊金山大教堂地基下的一座祈禱所中（1994年7月追奉聖人後，伊望大主教的遺軀被移奉往大教堂的主層）。聖人離世後，新的篇章很快就展開了。就像撒羅夫的聖塞拉芬（St. Seraphim of Sarov）告訴他的屬靈子女（即他所引導的信徒們）要在他死後仍視他如生，還要來到他墓前告訴心裡的事情一樣，我們的主教也時刻傾聽著那些尊敬他的人們。他死後不久，曾經做過聖人學生的安弗羅西（Amvrosy）。P神父有次在夢裡或者異象中看到了這樣的景象：主教身著復活節祭服，洋溢著耀眼的光芒，正對著大教堂奉香，聖人滿懷喜樂地走進他，在祝福他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喜樂（happy）」。

隨後，作了主教多年輔祭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Z神父（如今已是司祭）在不久前還對主教生了氣，開始懷疑主教的聖德。然而就在四十天亡者紀念期的尾聲，